

尼克松訪華 50 周年：中美關係能否再“破冰”

* 林祖偉 * BBC 中文 2022年2月21日

同中國改善關係奠定了尼克松的歷史地位，1972年尼克松訪華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開啓了中國融入世界的進程。

1972年2月21日，美國時任總統尼克松應中國時任總理周恩來邀請，實現歷史上首次訪華，期間與領導人毛澤東會面，結束兩國多年彼此孤立和敵對局面，亦為之後兩國建交以及中國加入國際外交舞臺奠下基礎。

近日，中美兩國舉辦尼克松訪華 50 周年紀念活動，希望“回顧歷史，展望將來”。

但在中美關係因貿易、新冠疫情、人權等問題惡化之際，當年破冰會晤又對今天轉冷的美中關係有什麼啟發和借鑒之處？

歷史的地緣政治

尼克松的中國破冰之旅最大誘因來自地緣政治。美國和蘇聯當時處於冷戰，美國在進行多年的越戰中處於弱勢，國內反戰情緒高漲，要做到從越南體面撤兵，以及向蘇聯施壓，中國成爲了一個潛在的合作夥伴。

與此同時，中國和蘇聯在 1950、60 年代開始，因共產主義路線以及軍事威脅等因素關係轉差，中國擔心蘇聯的軍事威脅，蘇聯不滿中國的人民公社運動和大躍進。

1969 年，兩國間發生了珍寶島事件，雙方軍隊在黑龍江流域發生武裝衝突。

香港大學歷史系徐國琦教授接受 BBC 中文採訪時表示，中美當時就像一對互有好感的男女，但由於彼此沒有可信賴的渠道，有着相互不信任的巨大障礙，都擔心自己是否一廂情願。同時，兩國領導人均野心勃勃地想留下自己的政治遺產，最終促成這場中美大和解。

南京大學一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周仁華博士則對 BBC 中文表示，當時身陷“文革”當中的中國面臨國際孤立，高層也對中國應該如何面向世界有不同的看法。

周恩來希望尋求中國對世界開放，而林彪則傾向仿效莫斯科模式，這次與美國總統見面的決定，意味毛澤東認同周恩來的想法。

結果，1971 年的中美“乒乓外交”和時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秘密訪華促成了這次外訪，也出乎各界預期。尼克松的這次訪華更被指“改變世界的一周”。

衆多歷史學者的分析都認爲，那段時期中美致力改善關係，均達成了雙方的目標：蘇聯不敢爲所欲爲，美國得以從越南撤兵；因爲外交上的突破，尼克松獲得更多國民支持，以壓倒性姿態成功連任。因此，他和基辛格一起被稱讚爲外交高手。而中方則透過此次訪華，讓美國透過《上海公報》承認“一個中國”政策，並借此重返國際舞臺。

徐教授說：“尼克松訪華是中國重返國際舞臺的重大一步，此後北京取代台灣在聯合國代表地位；中美對抗蘇聯，正式建交，以及後來中國全面崛起。乒乓外交和之後中美領導人互訪，無疑都是中國內政外交重要轉折點，如

果沒有發生，則沒有之後的發展。”

周仁華博士則認爲，美國好像在談判過程中放棄的更多，例如基辛格曾向周恩來承諾會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讓北京得到聯合國代表地位以及討論美國從越南撤兵與中方分享有關蘇聯的情報。

美國耶魯大學經濟學者史蒂芬·羅奇(Stephen Roach)接受 BBC 中文訪問時表示，中美兩國在當年實現雙贏，中國能夠利用低成本生產，實現以出口帶動的增長，增加工人收入和減少貧窮；美國也在初期受惠，收入受壓的美國消費者可以買較便宜的商品。中國對美國國債的需求，對受困于長期預算和國內儲蓄雙赤字的美國提供資金很重要，而中國也逐步成爲美國出口的一大市場。

羅奇說：“尼克松訪華首次出現在美國電視上，讓神秘的中國栩栩如生地呈現在普通人的客廳里。隨着社會主義的死敵尼克松前往中國，美國人突然開始關注現代中國的希望和夢想。在隨後的幾十年里，兩國之間的文化和教育交流，以及不斷深化的商業聯繫，爲大多數美國人帶來了與中國交往的機會。”

* 美中兩國從接觸走向對抗，進入“新冷戰”雙邊關係路在何方

* 2000 億美元協議“中國最後一點也沒買”拜登是否會重啓貿易戰

* 歷任美國總統訪華：國事以外的時刻 台灣是最大輸家嗎？

如果在尼克松訪華後的十數年談論各方得失，台灣會被視爲一個輸家，中華民國失去了聯合國合法地位。在該次訪華行程中，中美兩國發佈了《上海公報》，其中，美方承認(acknowledge，部分歷史學者認爲是應譯作“認知”)海峽兩岸所有的中國人都堅持“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重申美國對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關心，並隨着地區緊張局勢緩和逐步減少駐台美軍。

之後，美方逐漸減少駐台美軍，並在 1979 年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周仁華說，美台關係沒有因爲這份公報而告終，雖然兩邊只能以非官方方式維持聯絡，但美國國會透過《台灣關係法》重申美國對台灣的承諾，長期以來，以“戰略模糊”的方式處理台灣問題。

但 50 年時間過去，台灣問題仍然懸而未

決，台海之間仍然存在外界擔心擦槍走火的可能，例如近期解放軍機“擾台”，引發廣泛關注。羅奇說，“模糊”路線已經逐步被強硬路線所取代，中國在東海、南海展示強硬外交政策對美國是一大憂慮，美方的亞太戰略，例如現在的 AUKUS，也同樣引起中國深切關注。因台灣問題而引發交火的風險與日俱增。

不過美國著名中國學者藍普頓(David Lampton)則提出一個觀點認爲，中美改善關係，造就了相對穩定的地區環境，台灣可以繁榮發展走向民主化，如果當年兩岸關係持續轉差，台灣或沒有今天得來的成果。

美國政界如何解讀尼克松訪華

在中美關係因爲貿易、人權、科技等問題上對抗愈演愈烈之際，美國政界將尼克松訪華在改善對華關係上作出不一樣的解讀，有些人認爲，昔日與中國交往的模式可能已經過時。

2020 年，時任國務卿蓬佩奧到訪尼克松總統圖書館時，一邊承認尼克松改善美中關係的貢獻，一邊認爲他當年的理想達不到。

蓬佩奧引用尼克松在 1967 年的文章指出，尼克松認爲就世界安全的角度而言，中國不該被孤立，他的目標是引導中國改變(induce change)。但蓬佩奧認爲，尼克松展開與中國交流的策略，在當時可能是最好，他是想要更自由、更安全的世界。但時過境遷，美方所期望中國的改變並沒有發生，而美國曾給予中共及其政權特別經濟待遇，換來的是中國拒絕西方國家進入，以及對人權的漠視。

2020 年，美國時任國務卿蓬佩奧在尼克松圖書館發表演說，將兩國衝突上昇至文明衝突。

但多數專家認爲，中國崛起並非當時的領導人能夠預測，中國的經濟和人權，均不是尼克松政府的考量範圍。

周仁華說，尼克松和基辛格是屬於於外交政策務實主義者，對別國政治制度及政府如何對待其公民都沒有興趣，而當時美國並不會覺得中國有巨大的商業潛力。

是在中國提出改革開放後，一些外國觀察人士才開始認爲，與中國進一步接觸和經濟增長可以對中國產生某種形式的政治自由。

不過，這種看法已受挑戰。周仁華說：“中國從全球經濟中受益匪淺，儘管中國從自由世界秩序的規則和制度中受益，但它選擇挑戰這

種秩序，同時也變得不如自由和開放。這是對現實的簡單化描述，不過卻是現在華盛頓盛行的觀點，尤其是在共和黨人中。到目前爲止，拜登政府並沒有改變這些觀點。”

羅奇則說：“我認爲美國政客和所謂美國對華專家的廣泛共識，未能領會中國政治經濟體制中獨特的中國特色。相反，有一種錯誤的印象，即中國最終會趨同于西方和美國的規範。2001 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強化了這種印象，大多數美國領導人錯誤地、天真地認爲該協議會將中國鎖定在以規則爲基礎的西方貿易體系中，導致中國變得更像我們。”

新“乒乓外交”的可能性

羅奇說，當年美中領導人改善關係，可以形容是“權宜婚姻”，但如今這場婚姻已經破裂，貿易和科技戰令雙贏走向雙輸，有別于冷戰時期的蘇聯，今天的中國強大得多，而美國國內外面臨的挑戰也大多。

“尼克松訪華之所以成功，主要是因爲它把信任、尊重和共同利益擺上了檯面。今天，我們幾乎忘記了那些重要的教訓。當前的美中衝突反映了兩國政府之間日益增長的不信任和不尊重感。也沒有太多證據表明兩國有興趣在解決全球健康和網絡安全等共同利益方面開展合作”，他說。“如今，這種關係陷入了嚴重的困境，貿易戰迅速演變爲科技戰，現在又呈現出另一場冷戰的態勢。美中兩國都需要深入研究 1972 年尼克松訪華的教訓，以免爲時已晚。”

周仁華則認爲，在可預見的未來，當前的中美衝突將繼續存在。他說：“很難想像每一個棘手的雙邊問題，貿易、地區安全、網絡安全、技術競爭、人權等，都可以解決，儘管它們或許可以管理。也許時機到來時，兩國領導人會看到機會之窗，並會像 50 年前尼克松和基辛格那樣採取行動。”

在如今的國際舞臺上，中國似乎與俄羅斯聯手抗美。港大的徐國琦教授認爲，如果從民間互動的態勢來看，中國和美國現在的關係比與俄羅斯的關係更爲密切。

但他說：“中俄之間有歷史、現實和戰略問題，中國人和俄國人不是友好，是一個大問題，然而，中美之間，某種程度上，兩國人民還是比較友好，美國幫助了中國發展，對外人文交流、國際化都跟美國分不開。”

徐教授認爲，中美兩國並非處於新冷戰狀態，也不是此前美蘇冷戰的零和遊戲，中美之間雖然有口角，但仍保持外交關係，經貿各方面也非常密切，有利益上的交匯。而中美貿易問題的嚴重性，也比不上 1980 年代的美日貿易磨擦，中美雙方仍有化敵爲友的可能。

“對政客來說，如果他們找出一種新的‘乒乓外交’模式，對中美兩國有利，也對世界和平有利。爲什麼今天我們做不到？不僅有可能，也是有理由，甚至是必須做到。如果分道揚鑣，則會是不歸路，摧毀國際化，中美都是失敗者，世界和平也受到巨大影響，”他說。

尼克松訪華 50 周年：美中關係從未容易 也永遠不會容易

50 年前的今天，仍處在冷戰的高峰時期，美國總統尼克松跨越太平洋訪問共產主義中國的權力中心——北京。隨着時間的推移，這一訪問不僅以一種在當時無可想象的方式改變了美中關係，同時也改變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

周恩來的翻譯冀朝鑄在一本回憶錄中寫道，他記得，尼克松在機場與周恩來握手時說：“我是跨越太平洋與中國人民握手”。

(德國之聲中文網) 中國和美國之間的關係始終是一種挑戰。在經歷了半個世紀的起起伏伏之後，中美兩國關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顯得矛盾重重。雖然冷戰早已結束，但雙方都擔心一場新的冷戰可能正在興起。儘管中國一再否認，美國卻擔心曾戰勝了蘇聯的民主世界可能正在受到一個強大的、正在崛起的中國的威權模式的挑戰。

美國斯坦福大學弗里曼·史波格利國際問題研究所中國問題專家梅慧琳(Oriana Skylar Mastro) 說：“美中關係中一直存在爭議，但這也是必然的。50 年前，兩國關係主要集中在經濟層面，現在主要放在安全領域。美中之間的關係從來就不容易，也永遠不會變得容易。”

50 年前的 2 月 21 日中午，在料峭春寒中，尼克松搭乘的專機降落在北京首都機場。街道的標語牌上寫着“打倒美帝國主義”等口號，這時候距離文革結束還有 4 年的時間。

“這是因環境而生的友誼，而不是自然結成的忠誠。”

1972 年，尼克松的北京之行中，他與毛澤東舉行了會晤，登上了長城。7 年後，1979 年美國宣佈與台灣斷交，轉而與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

周恩來的翻譯冀朝鑄在一本回憶錄中寫道，他記得，尼克松在機場與周恩來握手時說：“我是跨越太平洋與中國人民握手”。

對雙方來說，這是因環境而生的友誼，而不是自然結成的忠誠。

當時的中國仍處在文革之中。當時的中國和蘇聯之間已經出現了分裂。1969 年，兩國圍繞珍寶島的歸屬問題爆發武裝衝突。這也導致中蘇關係進一步惡化。毛澤東將美國視爲對蘇聯入侵威脅的潛在制衡力量。

而當時的尼克松在美國國內深受水門事件醜聞的困擾，對外他尋求孤立蘇聯並希望找到讓美國從血腥的越戰中全身而退的路徑。他希望，作爲共產黨領導的北越的盟友，中國能夠在解決衝突中發揮作用。

邁阿密大學政治學教授金德芳(June Teufel Dreyer)說，美國總統把自己放在一種“懇求北京的位置”。中國官方媒體宣傳“繁榮的中國將是一個和平的中國”以及中國會成爲美國商品出口的巨大市場。但這種情況大概要經歷幾十年的時間才會出現。而美國成爲了中國商品的巨大市場，也從而推動了中國從一個貧困國家迅速崛起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系主任楊大利評價說，尼克松訪華是“引領中國對外開放並隨後在全球崛起的關鍵事件”。?



1972年2月24日，尼克松登長城。



毛澤東去世兩年後，鄧小平開啓了一個經濟部分自由化的時代，創造了國家主導的資本主義和一黨專政結合在一起的混合體，一直持續到今天。

中國經濟實力的提陞使其軍隊得以大幅擴張，美國及其盟國則將其視爲一種威脅。中國共產黨聲稱中國的軍隊尋求保衛其領土。然而，這卻包括試圖控制日本在東海和東南亞國家在南中國海聲稱擁有的島嶼，南海擁有全球重要的航道和自然資源。

中國軍方已派出越來越多的戰艦前往台灣執行訓練任務，這也是中國與美國摩擦的根源之一。中國聲稱自治島嶼台灣是其領土主權的一部分。

美國則向台灣提供軍事裝備，並警告中國不要試圖以武力奪取台灣。儘管如此，尼克松的中國之行後仍被吹捧爲以水門事件告終的政府的標誌性外交政策成就。

牛津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歷史學家拉納·米特(Rana Mitter)評價說，國際合作是正確的舉措，但過去半個世紀以來，美中兩國關係尚未步入穩定的軌道。

他說：“美國和中國仍然未能準確地建立起一個讓雙方都可以發揮作用的世界，與此同時，兩國都發現越來越難以容納對方。”

中國官員和學者將尼克松訪華視爲兩國儘管存在分歧但仍尋求溝通和相互理解的時期。南京大

學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朱鋒認爲，同樣的做法是打破目前僵局的關鍵。

他說：“紀念尼克松訪華 50 周年的活動會告訴我們，是否能從歷史中汲取一種力量。”

蘇聯已經不復存在，但俄羅斯和中國的領導人正在尋求合作反擊美國對其威權方式施加的壓力。越戰結束了，但美國再次出現社會分裂，這次是美國社會對新冠疫情和對上一次總統選舉做出的反應。

美國總統拜登表示，他希望與中國建立更可預測的關係，但在貿易和人權方面的重大分歧使相互理解難以實現。尼克松的訪問所帶來的長期穩定關係的前景似乎越來越遙不可及了。

外交學院教授熊志勇說：“中美關係很糟糕，確實有人希望改善兩國關係，但這很難實現。”

拜登上任一年 美中間發生了哪些大事 兩次通話 線上峰會

2021 年 2 月 10 日，拜登上任 3 周後首次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通電話，兩人就新冠疫情、氣候變化及防止武器擴散等議題交換意見。拜登還談及中國經濟政策、香港、新疆人權、對台施壓等美方關切話題。習近平則表明，台灣、涉港涉疆等問題，事關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希望美方謹慎處理。9 月初，兩人再度通話，華盛頓方面稱，拜登傳達的信息是，美國希望確保“動態保持競爭”，在未來不會出現任何情況使雙方轉向“無意的衝突”。11 月 16 日，習近平與拜登首次視頻通話，從公開報道看，議題及相關表述並未超出之前兩次通話的範疇。